

綱鑑易知錄

唐

五十之一

113

537

27



113  
537  
27

尺本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玄宗明皇帝

綱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

之書從之何譏不悟也祿山之心至目祿山使副

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玄宗

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俱見上卷二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

勿憂也。事遂寢。**綱**哥舒翰入朝，得疾，留京師。**綱**秋七月

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

**綱**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下，唐太宗所建，以溫湯所在，初名

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綱**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

募兵以禦之。**綱**祿山專制三道，范陽、平盧、河東陰蓄異志，殆

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見十卷然後作亂。

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

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

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

安祿山反

朝討楊國忠。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見上卷凡十五萬，反於范陽。見上命賈循

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見上高秀巖守大同。今山西大同府

大閱警衆，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

道名治直隸大名府州縣望風瓦解。上聞祿山已反，乃召宰相

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

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轉去聲首詣行在。見三三卷六

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

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即東都今河南府開府庫募

楊國忠揚揚有得色

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祿山之首獻闕下。上悅，以

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

人，乃斷河陽橋。見三八卷為守禦之備。

遂昌尹氏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玄宗英明之君，固嘗厲精政事，幾致太平矣。

爰自開元之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

聚斂縱奢，侈溺聲色，恣游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交

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反，則其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

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凡前日媒亂之人，駢首受

戮，影絕跡滅，然後知其初者，綱目於祿山之反，書人得志，未有不及。

之甚輕則見為反已久略無雷難之意至於玄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其為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綱**帝還京師安慶宗祿山子尚宗伏誅以郭子儀為

朔方節度見上卷使**綱**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

統諸軍屯陝**目**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

軍東征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

軍屯於陝今河南開封府殺其

太守崔無詖祕**綱**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即虎牢關

汜水縣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畱守李愷呈御史中丞盧

李愷盧夾死節

奕死之**綱**高仙芝退保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河南多陷

**綱**制太子監國書於是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貴妃

書之何譏闇也事機交急猶以一女子之言而止欲無西南之行得乎**目**上議親征制

太子監國謂宰相曰逆賊橫發朕當親征且使太子

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

三夫人見上卷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

與姊妹併命在且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

遂寢**綱**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目**初真卿知祿

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深壕城料丁壯實倉廩

貴妃銜土請命顏真卿起兵討賊

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豐。移。文。日。牒。真卿將兵防河

津今山西平陽府。今山西平陽府。今山東濟南府德州。真卿遣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司兵李平聞

諫道微道也。奏之上始聞河北見上。郡縣皆從賊歎曰二

十四郡會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

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以財求也。賊

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

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饒陽今直隸真

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祿山使張獻誠將

兵萬人圍饒陽中。綱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

元帥曰邊令誠數朔。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

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

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

清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

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綱。祿山遣兵寇振武

太原今山西太原府代州。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鐵勒部。復姓。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拔馬邑今大同府馬邑縣。綱

常山太守顏杲稿。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曰

祿山之至藁城今直隸真定府藁城縣。也常山今真定府。太守顏杲

顏杲卿起兵討賊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玄宗

五

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紫衣金魚。見上卷二六。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今真定府井陘縣。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別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以祿山命名李欽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杲卿用千年策。張獻誠解圍遁。

去。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上

二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

附祿山者。惟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盧龍。今直隸永平府。密雲。今順天府

密雲縣。漁陽。今順天府薊州。汲。今河南衛輝府。鄴。今河南彰德府。六郡而已。杲

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見上。邾城。今河南汝

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

陽。見上。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

見九卷。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名

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

馬燧說賈循

攻潼關見上至新安今河南河南府新安縣聞河北有變而還

安祿山僭號

綱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年春正月安祿山僭號書未

書僭號者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與角逐之時異矣目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荀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

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綱以李隨為河南見四二節

度使許遠為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太守綱賊將史思明陷

顏杲卿死節

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書杲卿死節

書之宜矣然袁履謙亦同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始焉迎賊賴杲卿感悔相與起兵今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固非履謙之比是以杲卿書於綱目而履謙則見之分注則亦不沒其實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目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

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尹王承業承業

擁兵不救杲卿書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

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杲卿至洛

陽祿山數上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

顏杲卿罵安祿山

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見上牧羊羯結

見三十七卷二七奴天子擢汝為三道見上卷二節度使恩幸

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杲卿師古祿位皆

唐有難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



二人罵不絕口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汝何謂反也。臊犬膏臭。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寡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

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

是鄴今直隸廣平府。廣平今直隸廣平府。鉅鹿今直隸順德府。趙今直隸定州。上谷今直隸趙州。

保定今直隸保定府。博陵今直隸保定府。文安今直隸文安縣。魏今直隸大名府。信

都今直隸冀州。等郡復為並去賊守。盧全誠見上獨不從。

思明等圍之。綱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目上命郭

子儀罷圍雲中見上。還朔方見上。益發兵進取東京

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見上。以定河北見上。郭子儀薦

郭子儀薦李光弼

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見上。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綱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

戰大破之。綱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目先是譙

郡今江南鳳陽府。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故

府在河南歸德府鹿邑縣。東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

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見四五起兵討賊。樂從者數

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今河南開封府杞縣與賈賁合

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賈出戰

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

張巡起兵討賊

張巡與廟起兵

等四萬餘衆奄也至城下。巡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兌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陣人馬辟開易驚。顏師古日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傷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綱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綱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先是清河今山東東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見上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

李萼乞師  
顏真卿

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帛於彼以贍北軍。昔討默見四八兵甲皆貯其庫。竊計財足以三平原見上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

李尊說顏  
真卿書

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  
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  
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  
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  
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尊曰聞朝廷  
遣程千里將兵十萬出崞口崞口太原府崞縣西南賊  
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今直隸大名府執其  
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俱見上六以  
北至於幽陵今直隸順天府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

孟津見二十九卷二六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在我為要在彼  
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軍勿戰不  
過月餘賊必有內潰會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  
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今山東東昌府兵五千人  
軍於堂邑今東昌府堂邑縣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  
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綱以賀蘭進明為河北  
招討使目時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賀蘭虜複姓進明亦起  
兵真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玄宗

陳兵逆也迎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

四見上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

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敕加進明河北上見

二招討使綱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

九門縣名故城在直隸真定府藁城縣敗之進拔趙郡見上綱五月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

十餘郡目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即真定府見上史思明

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戰三日賊疲乃

退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

郭李九門之捷  
郭李嘉山之捷

牛璉玠發范陽見上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恆

陽今真定府曲陽縣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

晝則耀兵夜斫酌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

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在真定府定州城西大破之

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見上光弼就

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漁陽見上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家

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詎之曰

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見上數月不能進北

哥舒翰實之敗

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  
 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  
 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  
 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見上走  
 歸范陽見上計未決綱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  
 大敗賊遂入關法書遂者何繼事之辭也常清敗績書  
 關皆各之也於是火拔歸仁執翰以降則曷為不書  
 賊之入關繫於戰敗不繫於執降也是敗也國忠實  
 促之綱目不書執降目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名亂莫  
 所以重罪國忠也  
 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

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  
 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  
 屯灊上灊水之上在陝西西安府城東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  
 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  
 軍隸潼關見上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  
 乾祐在陝今河南河南南府陝州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  
 使趣促翰進兵復陝洛今河南南府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  
 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  
 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

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見三十一卷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猶言前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今河南府靈寶縣。西原高平之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博也。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恩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大陸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

肉眼不識聖人

明皇奔蜀

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跋。虜複姓。歸仁等執翰降賊。俱送洛陽。見上。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今山西太原府華陰今西安府華陰縣。馮翊今西安府。同州今西安府。上洛今西安府。防禦使皆棄郡走。綱帝出奔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備也。凡播越之辭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

。玄宗即位以來奢欲固未免而善政可紀者亦多。自開元末年書立賑饑法而後殆無一善可書。所書者非感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為李林甫則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 **目**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始懼。名宰相謀之。楊國忠首

唱幸蜀。今四川成都府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

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避也。六軍黎明黑

也。天將明而猶黑也。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

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

去。上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

獻糲飯。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也。食之須臾

民獻糲飯

郭從謹進言

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

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

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

臣猶記宋璟。開元賢相為相數。朔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

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

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見四二。嚴邃

歲。遠也。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

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

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

馬嵬軍變

今西安府興平縣綱次于馬嵬委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法書衆怒殺之未有書伏誅者書伏誅何罪宜目明日  
誅也如妾書伏誅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至馬嵬坡名在興平縣西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  
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  
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  
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鏘擗其首於驛門外并  
殺韓國秦國夫人貴妃上聞諠譁出門慰勞去聲令收  
隊兌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  
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

之入門倚杖傾頭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前  
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  
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  
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  
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  
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置驛庭  
名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  
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  
國夫人亦貴妃姊走陳倉今陝西鳳翔縣令薛景仙誅之



留太子東討賊

綱目

卷五十一

十五

綱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  
 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  
 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  
今陝西鳳翔府徐圖去就。眾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  
 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  
 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  
 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與聚至數千人。太子不  
 可。涕泣跋也回馬欲西。建寧王淡談與李輔國執鞚控  
馬勒也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

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名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  
 東討逆賊。克復二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削平四海。使社稷危  
 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  
 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見四三卷二為兒女之戀乎。廣平  
 王俶東太子之子俶倓皆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  
 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  
 人。及飛龍廐。見上卷九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  
 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  
 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宜旨欲。

扶風諭將士

傳位太子太子不受綱帝至扶風見上至扶風見上士卒流言見二三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昏耄帽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同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

孫孝哲陷長安

襟袂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畱聽卿自是流言始息綱太子至平涼今陝西平涼府綱帝至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以崔圓同平章事綱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綱賊將孫孝哲陷長安綱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畱潼關見上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王侯將相扈戶從車駕家畱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見上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增見上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增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

是賊勢大熾。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  
 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  
 亦無追迫之患。綱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  
 臣襲范陽不克。目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  
 入井陘。見上。畱王備府守常山。見上。劉正臣平盧節度使  
 將襲范陽。見上。未至。史思明擊敗之。綱帝至普安。今  
 川保寧府劍州。以房瑄管同平章事。目上之發長安也。羣臣  
 多不知。至咸陽。見上。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  
 來。對曰。張均張垪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

太子即位  
於靈武

杜鴻漸等  
謀迎太子

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  
 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  
 與偕來。逗畱不進貌。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  
 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陳希烈  
 罷相。上許以垪代之。垪拜謝。既而不用。故垪懷怏怏  
 綱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  
 冕同平章事。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目初太子  
 至平涼。朔方。見上卷。畱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  
 判官崔漪。衣。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

之所靈武即靈州見同上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

城兵西發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隴今陝西臨洮府勁騎南向以定中

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會河西見同上

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

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室幃帳皆

做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

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傳位太子之命不許牋五上太

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

裴杜請遵馬嵬之命

太子叛父

### 侍郎同平章事

華陽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計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日幸哉

太子非真叛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目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  
 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  
 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  
 有李勉朝廷始尊綱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  
 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書太子書即位矣復書以太  
法子何譏遠也馬嵬之發也  
留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天下兵馬元帥命  
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之也明矣綱目歷書之  
所以示綱上皇至巴西今四川成都府綿州以崔渙同平章事  
譏也  
 韋見素為左相綱李泌祕至靈武法書至何喜辭也  
曷為不書名泌非可名而目初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李泌幼  
 至者也此綱目之特筆也

李泌至靈武

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  
 楊國忠惡之奏徙斬奇春今湖廣黃州府蘄州後隱居潁陽見  
十卷上自馬嵬見上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見上大  
 二四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  
 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  
 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綱上皇至  
 成都見上綱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目令狐  
 潮見上攻雍丘見上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去  
 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

賓友貴於宰相 張巡擊走令狐潮

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墜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也。斬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

設像斬六將藁人縋城

面中六矢不動

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石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之。今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勝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綱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自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見上即斂軍還平原。見上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見上

蠟丸達表

郭李並同  
平章事

軍事以蠟丸達表。以蠟為丸置表其於靈武以真卿  
 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領河北採訪使如故并致赦  
 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  
 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  
 矣。綱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  
 守並同平章事。目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  
 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今直隸河  
開府河間今河間府兵五千赴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其  
 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見

茅土

回紇吐蕃  
請助討賊

六十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  
 以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廣五丈凡封  
 與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使立社於其國  
 用黃取王者覆燾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  
 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  
 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  
 以遺去聲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分爵土以賞  
 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制哉上曰善。綱回紇見三四吐蕃見四八遣使請助

討賊明發玄宗雖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此則知天命在唐綱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逆賊不足平矣綱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

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

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租庸見四二使綱上皇遣

使奉冊寶如靈武綱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

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

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

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

冊詣靈武傳位綱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綱

初上皇每酺宴見上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

散樂見四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揚妃外傳

使揚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一遍凡又教舞馬百匹

曲終必遠唯此曲將畢引聲益緩也

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

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在西安

南四十里府城東盛奏衆樂梨園弟子見四八往往歔歔悲

氣咽而泣下賊皆露刃睨詰之樂工雷海清不勝升

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以刀鋸

雷海清擲樂器於地



安祿山大索長安

肌骨日支解。○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去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北不過雲陽地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西不過武功今西安府武功縣江淮奏請貢獻之蜀皇上之靈武肅宗者皆自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取

皆薛景仙之功

上津今湖廣鄭陽府上津縣路抵扶風見上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見上也。綱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目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

衣白山人

之。謝泌曰：此固倖之心也。上與泌出行上聲。軍。軍。巡視也。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綱同羅見四二卷末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綱遣使徵兵回紇。上見綱，帝如彭原。綱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今陝西慶陽府寧州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

刻乾樹雞為子

庸調見四二卷十一亦集可以瞻軍。上從之。至彭原，麻介舍也。官舍。隘狹。上與張良娣見二五卷二博。見二六卷三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平聲刻乾樹雞樹雞即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稍堅刻以為棋擲之不響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華陽范氏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綱寶冊至自成都。綱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

為傳葉。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致堂胡氏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去聲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

建寧王喜極而悲

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救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

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上見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蕭宗器小

致堂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蕭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如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踈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亦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下，不勝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之，而蕭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綱**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然邪音一卷三二。懲李林甫及楊發，天子以視聽況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宰相乎？邪慝之人，事多私僻，慮發其姦，故必先塞天子之耳目，此固奸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綱**冬十月朔日食，既法書有二人主中年未年也。其後無不有應者，於是帝方即位，則其名此變也。奈何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為之戒也。至**綱**加第五琦山南其弗悟，日食再既，則大咎隨之矣。**綱**使目琦作權鹽，見三四卷。酒法用以饒**綱**以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玄宗

二六

房瑄陳濤  
斜之敗

濤斜敗績。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見上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卷六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見四三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疎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葉落河初安祿山

房瑄用車戰

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號曰曳落河。胡語曳落河，華言壯士也。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今陝西西安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休去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華陽范氏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張興死節

綱目史思明

史思明攻陷河北見上諸郡饒陽裨皮將張興死

之俱見上又使其將攻平原

見上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見上博平

見上皆陷之進圍信都見上烏承恩以城降饒陽見上

四裨將偏將也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

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

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

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

明日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

張興說史思明

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

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

譬如燕巢於幕莫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豈能久安何如乘間

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銘殺

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思明還博陵見上綱目回紇見上

二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

見上破之綱目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綱目上問李泌今敵疆如

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李泌料敵

綱目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玄宗

二十九

以兩軍繫  
四將

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  
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  
自太原見上出井陘見上郭子儀自馮翊見上入河  
東見上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俱見上守忠  
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執其四將也從祿山  
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見上使兩京西京長安  
東京洛陽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見上與子儀光弼互  
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  
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

此非人子  
所言

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  
度大使並傍也塞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見上  
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  
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  
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  
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  
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  
從綱張巡見上移軍寧陵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與賊將楊朝  
宗戰大破之綱于闐同寘見上王勝將兵入援日勝

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一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於靈武

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能矣然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節度由軍士廢立何多失德也

綱目丁酉二載

書睿宗二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於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

綱鑑易知錄

唐肅宗



德二載。恆也。其不書何。譏也。何譏。譏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甚矣。綱目不從。睿宗例書之。所以病之。**綱**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

原。見上卷書法。於是上皇既稱太上皇。改制為誥矣。而然則靈武之**綱**安慶緒殺祿山。法書不書弑賊之也。故

安慶緒殺祿山

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書殺思明。臣不臣。臣。故子不子也。綱目之脩。君臣之分而已矣。**目**祿山

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

暴。左右使令平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

雖費用事。亦不免箠撻。閻賢汝李豬兒被撻尤多。左

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

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

謂豬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

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酌也。刀

祿山腹。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

號。然後發喪。**綱**殺建寧王倓。法書殺殺無罪也。上書

絕於唐也。而下有此書。肅宗**目**李輔國本飛龍飛龍

之聞如此。唐之興復幸矣哉。上卷十六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

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

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見上卷謀

殺建寧王倓

害廣平王見同上上怒賜俸死於是廣平王倣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致堂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會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思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綱帝如保定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綱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目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兵十三萬趣趨睢陽見上卷六許遠告急於

張巡巡自寧陵見上卷末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去聲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綱郭子儀平河東見上卷二九賊將崔乾祐敗走綱二月帝至鳳翔去年改扶風為鳳翔郡今陝西鳳翔府目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俱見四九卷十三西域兵皆會江

郭子儀平河東

淮庸調

見上卷二五

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

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

並塞

見上卷末

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

見同上卷十六溫清

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

致堂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四人所見不約而同

綱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見上卷二

法書書守范陽何恨

泌策之不行也。泌之所先。攻賊之所先。守矣。書曰。使思明守范陽。深惜之也。

目慶緒以史

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

西京長安東京洛陽

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

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綱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

晉卿為左相。

綱上皇遣中使祭始興

今廣東韶州府曲江縣

文

獻公張九齡

書法見三卷八

目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

見四

九卷為去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綱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目尹子奇復引兵攻

睢陽。見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

明皇遣中使祭張九齡

張巡擊走尹子奇

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會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兌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且傲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苦濫反。俯視也。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石子奇而不識。刻

刻蒿為矢

鹽上聲。蒿為矢。中聲。去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

郭子儀清溝之敗

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綱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溝。敗績。目初關內。見四二。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見上卷。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鳳翔。賊游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見上卷五。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偽遁。子儀

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會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恣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見四五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見四三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砌衣去金紫。見上名器見四卷之濫。至是而極焉。**綱**房瑄罷以張鎰同平章事。**目**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

見上

名器

見四卷

之濫

至是

而極

焉

**綱**房瑄

罷以張

鎰同平章事

未聞飯僧可致太平

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鎰諫曰：「帝王當脩德以弭止米也。亂未聞飯返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綱**貶郭子儀為左僕射。**目**子儀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發前書子儀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罪偏裨。以自解。惟子儀必自詣闕請貶。故**綱**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目**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見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給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

示進明

食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時許叔冀在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尚衡在彭城。今江南徐州賀蘭進明在臨淮。今江南鳳陽府泗州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畱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去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見上與城使廉

廣平郭子儀收復西京

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綱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目上勞去聲。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見上四。懷仁可榼汗。寒。猶漢言天子遣其子葉攝護。回紇號太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肅宗

七

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見上廣平王俶將朔方見上卷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

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

陳於香積寺北。澧水源出西安府城南終南山下至咸陽縣入渭之東。李

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

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見九卷二五官軍逐之。

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帥前軍各執長

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

欲襲官軍之後。偵稱。諜者曰游。偵謂之細作。者知之。僕固懷恩

李嗣業身先士卒

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

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安守忠

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遁。大軍入西京。即長安。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

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

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孚。係其人。曰俘。掠

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

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取東京。即

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漣。產

遣使諱上  
皇還京師

水在西安府城東之東。軍民胡虜見倣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綱遣使請上皇還京師。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淡姓也庭瑤奏上皇名。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見上卷十五靈武勸進見上卷十八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見上卷三請速還京師。

李泌有五  
不可留

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辨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辨。臣安得復言。且



李泌不可  
留之意在  
建寧

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見同上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見上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上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煙入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

李泌誦黃  
臺瓜辭

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武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見四五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垂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萬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至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見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

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見上卷使還言上皇初得

上表旁復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

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致堂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餘。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必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處進退之義者也。

**綱**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發張巡死明節表表

鄴侯得出處進退之義張巡許遠

死節

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為死節之臣也。**目**尹子奇久圍睢陽。耳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

見上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

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

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

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見上既盡遂食馬

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寺士城

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

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

羅雀掘鼠

殺妾食士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肅宗

皆裂齒碎

齒餘纒三四

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扶視之，所餘纒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

張巡將略

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時兼河南節度使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盧陵歐陽氏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夫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

天以完節  
昇二人

廣平郭子儀收復東京

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昇名無窮不待雷生而後顯也

綱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目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在河南府城西南襲其背於黃埃哀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會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

許遠死於偃師

李泌歸衡山

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見上卷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今河南府偃師縣廣平王俶入東京即洛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綱李泌歸衡山目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即南嶽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敕郡縣為去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也綱帝發鳳翔見上遣韋見素奉迎上皇綱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綱陳畱今河南開封府人殺尹子奇舉城降綱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安慶緒

走保鄴郡。今河南彰德府綱以甄真濟為祕書郎蘇源明知

制誥。法書祕書郎知制誥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賞忠也故特書之目初汲郡今河南

輝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

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預舉也對歸家祿

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刃名之濟引首待

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昇至洛

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倣遣詣京師上

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

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

甄濟引首待刃

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綱十二月上皇還西京目上

皇至鳳翔命悉以兵甲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致堂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

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邪既啓其端於是

漸生於是矣

目上皇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在

縣上皇發行宮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入御

舍元殿見四五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在西安府治西謝九

廟主慟哭久之即日日出居興慶宮見四八上累表請

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綱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唯綱追贈死節之士。目李愬。盧奐。顏泉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見四二卷四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去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

李翰作張巡傳

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綱復郡名官名。綱以良娣張氏為淑妃。淑妃立不書。書張氏何志亂始也。綱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目安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見上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

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

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今直隸河間府瀛州瀛即河間府安今直隸保定府深州德今山東濟南府德州棣今濟南府武定州等州

皆降雖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未下河北見上率為唐有矣綱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目諸陷賊官以六等定罪重

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

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

張均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

有今日見四九卷上若不能活均均死何面目見說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罪  
蕭宗欲免張均張均死

於九泉上皇曰均為汝長流嶺南見四二均為賊

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致堂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

之恩專歸說均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

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均之罪而為說置後其庶幾乎

綱戊戌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

皇尊號綱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射書李輔國何宦

為將軍者矣未有為卿者也自是而書為兵部尚書

書盜殺目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綱賊將能奈

不止也

明君不以一身書公義

復以載為年

元皓舉所部來降。綱大赦，改元曰盡免。百姓今載租庸。見四二卷十一復以載為年。綱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立淑妃張氏為皇后。綱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綱張鎬罷。目鎬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今廣州府防禦使。綱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目張后生興王恪，紹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

史思明反

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升大慶。上意始決。綱崔圓、李麟罷。以王璵于同平章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綱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綱六月，立太一見十三卷十六壇。從王璵之請也綱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目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見十卷末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朔衣去聲婦人服，詣諸將說



初鑄大錢

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見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也。思明遂殺承恩。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綱。秋七月。初鑄大錢。綱。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綱。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綱。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綱。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宦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之敗。其原蓋在於此矣。故特揭而書之。以著其失。

九節度使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安慶緒之初至鄴。見上。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治酣飲為事。上命朔方。見上。卷三。郭子儀及淮西。今河南。魯炅。憬。興平。今陝西。西安。李奐。滑。見上。十六。濮。今汝寧府。許叔冀。鎮西北庭。見上。卷四。九。李嗣業。鄭。今河南。府濮州。蔡。今汝寧府。季廣琛。丑。森。河南。見上。卷二。八。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今山西。太原府。李光弼。澤。今西澤。潞。今山西。安府。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帥。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始

遂昌尹氏曰於是始命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勳臣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為使臨之名曰處置使是專行謀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官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宦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何綱目有以處此矣等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為可以統光弼也其旨深矣

綱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今河南衛輝府遂圍鄴城慶緒

遣薛嵩求救於史思綱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目平盧見四九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

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見四五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人李懷玉為裨將皮偏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

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

立自此始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人君八柄存乎已

司馬溫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求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自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

餘年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  
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  
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註音八柄見二  
豈非貽謀之遠哉註二卷十八

綱已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鎮西節度

使李嗣業卒於軍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綱二月月

食既法書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

矣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綱先是百官請加皇后

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

惟革后有之見四七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

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

九節度相  
州之潰

不悅而無如之何綱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會于相州

郡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慶緒堅守以待思

明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

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

陳於安陽今彰德府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

吳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

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

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短河陽橋見上保東京戰馬

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諸道兵潰歸綱

史思明殺安慶緒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謂其子朝義守鄴。綱苗晉卿王瓌罷。以李峴賢上聲李揆呂誼因第五琦同平章事。綱以

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綱

制停口敕處分

制停口敕處分。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法官言事勿自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綱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見上卷侍直

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

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

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

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

五父

李光弼代郭子儀

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綱五月。貶李峴為蜀州今四川成都刺史。綱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

光弼為朔方見上節度使。兵馬元帥。綱魚朝恩惡郭

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名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

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臺上聲之

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

馳赴東都。即東京洛陽也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

僕固懷恩  
勇冠三軍

更鑄大錢

李光弼河  
陽之捷

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  
 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綱以王思禮為河東見上節  
 度使。綱賜僕固懷恩爵太寧郡今山西平陽府隰州王。目懷恩  
 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貫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  
 之。綱八月更鑄大錢。鑄乾元重寶大錢。加書前書。初  
以重輪一當五十。法鑄大錢  
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  
人始相食矣。書更鑄重傷之。綱冬十月李光弼與  
 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目史思明至汴州。今河南  
開封府  
 節度使許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  
 州。今開封府李光弼至洛陽。牒移文河南尹見四八  
卷六帥

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光弼夜至河  
 陽。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  
 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見上慢  
七  
 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  
 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皮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  
 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  
 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  
 策馬亂流而進。橫流而  
渡日亂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  
 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

自孝德斬  
劉龍仙

慢罵如初。孝德瞋目。見九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隄。低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屯兵於河清。今河南河南府孟津縣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拆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

李光弼中  
潭之戰

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屯中潭。但城名在孟縣西南賊將周摯攻之。光弼以短刀置

短刀置帶中

韓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郝廷玉僕固懷恩更前決戰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綱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

令。夏閏四月。以王思禮爲司空。綱五月。以苗晉卿

苗晉卿比胡廣

行侍中。書行官始此目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

比之胡廣。見二二四卷二七綱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支

四卷。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綱六月。敕小錢一當

三品錢

十。其重輪者當三十。目三品錢。初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

行浸久屬。視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乃敕開元

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綱秋七月。

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

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書直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子之罪著矣輔國不

臣之惡極矣。目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見上陳玄

禮高力士侍衛。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

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

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

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臣不敢

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與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見四五卷二十輔國將射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為射生，手號英武軍。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秋隘，焦上隘，秋下溼隘，偏仄也。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遂如西內。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今四川順慶府蓬州。

露刃遮道

李光弼邛山之敗

高力士流巫州。今湖廣辰州府沅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汝食也。輦熏辟壁除也。穀浸以成疾。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綱命郭子儀出鎮邠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綱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見上卷三二八。定河北。見上卷二八。不果行。法書也。並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溷之，而止惜哉。肅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輔國，其決兵計也。一則朝恩，二則朝恩，故雖克復大業而竟失河北，蓋有由矣。綱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綱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邛山。范山。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肅宗

二五



敗績。河陽懷州皆陷。或言洛陽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復。磨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南府城北。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

僕固懷恩  
附魚朝恩

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追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也。懷州。即懷慶府。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綱三。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綱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史思明猜恐。好殺羣下。人不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

史朝義殺  
史思明

者與之謀遂以兵入射石思明殺之朝義即偽位使

人至范陽殺朝清綱貶李光弼為開府儀同三司光弼

上表求綱夏四月復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

自貶也綱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鎮臨淮見上綱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致堂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為

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

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

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

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暗焉天事常象亦云

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脩省仰答變異之意曾

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

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綱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目輔國求為宰相上曰

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

僕射夜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

得上大悅輔國銜鹹之綱九月置道場於三殿目

上以天成地平節肅宗生日九月三日也虞書大禹

以成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左

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為金剛神王名大臣膜模拜胡

禁兵曰北門武士右長跪拜也圍繞綱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

首書法書法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綱制除五品

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法書自代始此綱冬建子月受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肅宗 二七

吾臂可斷

置道場於三殿

以建子月為歲首

日食再既

系金身。知錄。卷五十一。正月。長平為立。吏

朝賀如正旦儀。綱以元載為度支。見上鹽鐵轉運等

使。綱上朝。太上皇於西內。目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

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

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涕流。泣下

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綱壬寅。寶應元年。春。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

鄧景山。目初。管崇嗣代王思禮為河東。見上節度使

為政寬弛。上以鄧景山代之。有裨皮將偏將抵罪當

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

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

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

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綱行營兵殺

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發肅宗在唐。雖僅能

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

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於唐

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目絳州

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

今山西平糧賜不充。朔方見上行營都統李國貞屢

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突將

王元振因謀作亂。帥眾執國貞殺之。鎮西北處。見上

十八

藩鎮之禍始於肅宗

賜郭子儀  
爵汾陽王

河東之事  
一以委卿

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見上十九推禪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授之。綱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自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今山西太原府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今太原府陽曲縣王。知諸道行營。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

楚州得寶  
五十三枚

復以建寅  
為正月

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綱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綱夏建巳月，楚州今江南淮安府得寶玉十三枚。書上書得寶玉十三而法書大喪二殺后一寶之為應乃如此書所以示鑒戒也終綱目書得寶一而已矣綱太上皇崩。目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綱復以建寅為正月。書法見二十六綱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書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道奪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

綱益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肅宗 二十九

操於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弒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是故晉賈后書晉伏后見二六卷二九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之也註于后見三七卷十九賈后見三三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見上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名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見上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

以李輔國為司空

係及兗王憫綱太子即位綱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猶言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綱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敕大小錢皆當一民始安之綱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綱秋七月郭子儀入朝綱時程元振用事息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畱

以程元振為大將軍

雍王适討史朝義

京師。綱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書之禍呼唐室宦者窮鳥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為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綱九月以來瑱鎮同平章事綱貶裴冕何時而已乎。綱為施州今湖廣都司施州衛刺史。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綱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目上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見上脩舊好去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登里可汗。見同起兵至三城俱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

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去聲登里。上令懷恩往見之。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今河南河南南府陝州大陽津在陝州城北渡河。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又魚朝恩為殿。店李抱玉自河陽今河南開封府孟縣入。李光弼自陳畱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

綱益少口象 卷五十一 唐肅宗 三十一

入會於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傍也。

南山。在河南府城西南。出賊柵，拆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

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

馬麟鄰單騎奮擊，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朝義將

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即洛陽。及河陽城，獲偽

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畱回紇管河陽，使其子瑒唱帥

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見上。再戰皆捷。汴州見上。

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朝義自濮州見上。北渡河。

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見上。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

僕固懷恩進克東京

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

見上。節度使薛嵩以四州降於李抱玉。恆陽見上。

節度使張忠志以五州降。辛雲京、懷恩皆令復位。由

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綱盜

殺李輔國。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

殺病帝之不能刑也。自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

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

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

問其家，仍贈太傅。綱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

肅宗遣盜殺李輔國

度治直隸真定府使賜姓名李寶臣綱以僕固懷恩為河北

見上副元帥綱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故城在直隸河間府任丘

縣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一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475